

西 蒙 諾 夫 著

戰鬪着的中國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1512.5
L12

康 · 西蒙諾夫



Konstantin Simonov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Сражающийся Китай

戰 鬪 着 的 中 國

西蒙諾夫著

蔣洪舉譯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是蘇聯作家西蒙諾夫向蘇聯人民報導新中國的一本著作。一九四九年九月，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來中國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中國分會成立大會及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成立大會。西蒙諾夫是這代表團的副團長，他參加大會後不久，隨即以真理報的通訊員身份受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部隊同志們的邀請，隨着解放軍向西南前進，一路旅行了許多地方。作者每經過一處均有詳細的描述。全書充滿了作者深刻的觀察和對新中國無限的希望。本書已有其他譯本，但均有部份的刪節，這本譯本則係從俄文本直接譯出，全書完整，並無刪節之處。

—— * 版權所有 * ——

戰鬥着的中國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一萬元

編者：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譯者：蔣洪學

原書名 Сражающийся Китай

原作者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原出版者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0年版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發行者：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北京絨線胡同六六號

編號：16027

(52,京型,25開,108頁,203千字)

1953年6月2版

印數(滬)10,001—18,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作者序言

一九四九年秋天，本書作者曾參加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來到中國。我們的代表團在北京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盛典。後來我們又訪問了上海、南京、濟南、天津、瀋陽和哈爾濱。我們看到了中國的許多工廠和製造廠，瞭解了中國農村的生活。我們出席過人山人海的羣衆大會，參加大會的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份子、大學生和中小學的學生。

對於我，如同對於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一樣，這一次的訪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回憶。這是對於一個偉大的國家和偉大的人民的回憶，他們在那些日子裏強烈地感受到人類最崇高的喜悅——自由解放的喜悅。

要寫新中國，那也就是說要寫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和軍隊。當你想到最近這些年代中國所發生的革命的變革，想到現在中國所發生的值得研究和描寫的事物是那樣重要，那樣有趣的時候，腦海中就會湧現出數十個主題。這些主題中，有很多需要寫成整本的書，而且需要蘇聯的作家和記者寫出很多的書，才能回答蘇聯的讀者們——中國人民忠實的老朋友所深切關懷的無數理所當然要提出的問題。

我想回答的，只是這些問題中的一個——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怎樣的一支軍隊的問題，它過去和現在以及在對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幕後的美帝國爭的最後階段上是怎樣作戰的。

我承認即使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問題所需要回答的，也遠較我這本書中所寫的要廣泛得多，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起了巨大的、決定性的作用。要寫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也就是說要寫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在這本書裏，我所談到的，只是我親眼看到的事情，和中國同志們關於人民解放軍過去的軍事行動以及他們自己的軍隊生活的敘述。

當我們蘇聯文化工作者代表團結束了在中國的工作以後，我曾經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

戰部隊相處了一個時期，這個部隊那時（一九四九年十月至十二月）正在華南爲殲滅國民黨軍隊中最大的兵團之一而進行着戰鬥。在戰鬥開始時，國民黨的這個南方兵團總計有三十萬人，佔據了廣西全省、廣東西部和貴州東部。到戰鬥結束時，這個國民黨軍的兵團已潰不成軍了。

我曾經目擊這個戰役中的一段，那是在桂北前線的中心地段展開的，以廣西省的主要城市——桂林的解放爲結束的一段。

在結束這篇簡短的序言的時候，我要向所有不斷地給我這個蘇聯新聞界的代表以友誼幫助的中國同志們致謝，並向年青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翻譯徐堅及梁柁兩同志致謝。

目錄

作者序言	三
第一章 一支軍隊底戰鬥經過	七
第二章 一個市長	三〇
第三章 在一三五師部隊中	四六
第四章 兩個戰士	六一
第五章 一個礦場的歷史	七七
第六章 和一位政委的談話	九二
第七章 進攻之前	一〇三
第八章 行軍	一二三
第九章 在桂林	一五六
第十章 華盛頓的狗腿子	一七二
十一章 歸來	二〇二

第一章 一支軍隊底戰鬥經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一個深晚，陰雨而且黑暗。三小時以前，我們乘車到達了湖南南部的一個大的縣城——衡陽。衡陽是我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在中國同志們的邀請之下，訪問人民解放軍的戰鬥部隊所預定要到的第一個地點。

這座縣城從國民黨軍手中，已經解放二十天了。在華南作戰的第四野戰軍司令部就設在此地。明天我將要拜訪該軍的司令員林彪同志。

但這是明天的事。此時，我獨自一個人留下來，坐在一間爲我佈置好了的縣銀行房子裏的小房間裏，現在這裏駐着野戰軍政治部。

在下面，在窗口下，一個衛士肩上扛着槍，濕淋淋的刺刀閃爍着，棉衣上面披着一件美國雨衣，慢慢地踱來踱去。綿綿的南國秋雨柔和地、淅淅瀝瀝地，在屋頂上、在街道上滴打着，這雨一路上都跟着我們。

我逐日地回憶起我們蘇聯代表團經過華北和華中——哈爾濱、瀋陽、北京、濟南、南京、上海等地的全部旅程。我回憶起白天和晚間在擠滿了人的大廳裏，在露天所舉行的成千成萬人的歡迎會、歡送會和各種集會。想起那千百雙友愛的眼睛中使人感覺無限溫暖的光輝，想起那千百次默默無言的有力的握手。習於手執步槍的人們是這樣和別人握手的：不是在說話前後握手，而是以握手來代替語言的。

我回想起：在天津，那個穿着藍色工人制服的中年人，怎樣向我走過來的情形。顯然，他是剛剛開始學習俄文。

他注視着我，激動地，相當吃力地，可是很細心地講着俄語，他問我：

——同志，你說，你愛新中國嗎？

——是的，同志，我熱愛新中國！——我同樣激動地回答了他。

我回想起那個代表中國工人出席保衛和平大會的女孩子。她用激昂的、多少有點嘶沙的、男孩子般的嗓子，每個字眼都講得很清楚；她憤恨地皺着眉頭，講到自己過去不幸的災難，講到她有一次怎樣在『國民黨時代』的上海，看到了一部『光明之路』的影片，她怎樣喜歡這部片子，她怎樣希望也能那樣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在國民黨時代，這是不可能的，從那時起，她就開始鬥爭。而現在，在新中國，終於爲工人們開闢了這條光明的道路。因此她是幸福的。因此她渴望和平。因此她來這裏出席大會。

我回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就在今天而且就在這裏，在這一個接近前線的城市裏，我特別強烈地記起所有與軍隊有關的事情。

我想起從北京到上海的火車上的那個旅伴，他是一位小個子的、看起來很年輕的團長，出身於江西的農民。他十六歲時便離開家鄉參加了紅軍，現在三十七歲，二十一年來一直在戰鬥中生活。他開始是當小鬼——連部的一個小司號員。

我回憶到那從容地沿着台階走上講壇的人，他上了年紀，健壯而結實，臉上帶着許多很深的皺紋，像中國許多農民的臉一樣。我記起當這個人說完了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全場怎樣起立，站着他歡呼鼓掌十分鐘之久。翻譯員竭力超過歡呼鼓掌聲，在我的耳邊嘆道：

『朱德同志說：在他開始講演以前，首先愉快地宣佈：「我們已經得到通知說，蘇聯，在全世界各國中第一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想起在上海那一萬三千人的大會，在那鉅大的水門汀的聽衆席上，只有一種顏色——綠色的軍服，聽衆席上坐

着第三野戰軍的一萬三千名指戰員，就是今年春天曾經橫渡長江，佔領了上海的人們。這一萬三千人，一聽到斯大林的名字，一聽到斯大林格勒這個字眼的時候，就全體站立起來。

最後，我想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日子。北京故宮牆前的一座宏偉廣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檢閱部隊穿過這廣場達兩個半鐘頭，這支部隊，從頭到腳完全用那從國民黨匪幫手中繳來的美式武器裝備着，一看見這支部隊，就不由地想起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的那幾句充滿諷刺意味的慣用語：『華盛頓是我們的兵工廠；蔣介石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

順便，在這裏談起蔣介石吧。在十月一日隆重檢閱的那天，曾經有好一會兒，站在廣場上的全體部隊，都哄然大笑起來，忍不住大笑起來了，並且，實在說，也沒有人想抑制着不笑。

這是在慶祝新中國成立的第一聲禮炮響了以後幾秒鐘內發生的事情。威力強大的禮炮響過了，突然從什麼地方跑來一條小狗，被炮聲嚇得驚慌失措，繞着排列在廣場的部隊行列亂跑。一會兒又停下來；等到第二次排炮響了，又慌張地往前狂奔起來。隨着每一次新的排炮響聲，牠就更驚慌地夾着尾巴拼命地往前逃，繞着廣大的場上急急忙忙地亂竄。大約在放第三次或第四次排炮時，忽然有誰說了每個人都想說的一句話：

『蔣介石！』

過了一會，這句話就傳遍了全場。部隊中傳出了笑聲。檢閱台上也笑起來了。站在廣場上部隊後面的羣衆，也哄然大笑起來。這條發狂的狗，被一聲一聲禮炮嚇得發抖，忘命地向前跑着，穿過廣場愈跑愈快。

『急忙到台灣去吧！』和我並肩而立的一位中國同志冷笑了一下說。

經過了一個月多一點，的確已經很快了，除了台灣以外，在中國就沒有讓這位流亡的滾下台去的獨裁者落腳的地方了，他在這個偉大的國家的上空，乘着據傳說是由日本飛行員駕駛的美國飛機，狼狽地竄來竄去，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在這裏，在南方，第四野戰軍展開了包圍和殲滅國民黨殘留在大陸上的最大兵團——白崇禧兵團的戰鬥。

第二野戰軍在劉伯承將軍指揮下，已開始從此間西進，向那邊殘留在國民黨匪幫手中的中國西南的最後幾省：貴州、四川和雲南等地進攻。

就在昨天，在到這裏，在到衡陽的途中，在湖南省會長沙，我曾被邀參加了一個非正式的晚宴。這是長沙警備部隊代表歡迎劉伯承將軍的，他路過長沙，前往準備進攻重慶的他自己的部隊中去。

這位已經不停息戰鬥了二十多年、負過十多次傷、被國民黨報紙上說他死了多少次而又復活了多次的劉伯承將軍，是謙遜的人中最謙遜的一個人，他坐在歡迎他的宴席上，好像這一切完全與他無關，他好像是偶然坐在這裏的，主要地是要竭力使自己成爲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客人。

劉伯承將軍的同志們都說：還不會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看到他休息過。假使他是在休息的話，那麼，很顯然的，只是擱下了這件工作，而去做另一件工作。在與日寇和國民黨匪幫作戰的最艱苦的時期中，這個已經喪失了一半視力的人（由於一次負傷他失去了一隻眼睛），盡力有系統地翻譯了許多蘇聯軍事的書籍，從戰略與戰術的巨著，直到「軍事思想」雜誌上他感到有興趣的單篇論文。許多年來他爲這件工作貢獻出他自己的全部「空閒」時間；在土窖裏，在殘破的茅屋裏，藉着一盞油燈的燈光工作着。

現在我還彷彿可以想見到：在那次歡迎他的晚宴以後，我們與這位將軍在長沙並坐在一起觀看師部文工團的晚宴演出。

台上正在演出「最後列車」一劇。這個劇的主題是根據中國鐵路工人，在國民黨匪幫退却時英勇對抗的一件真實事實。工人們想扣留急欲逃脫追擊的敵軍，把司機藏了起來。後來國民黨匪軍把他找到了，工人們就躺在機車前面的鐵軌上，準備寧死也不讓火車開走。最後，司機假裝同意開車來騙國民黨匪軍，他原來只是爲了把氣放掉而跳上機車去，然後就又跳下來，於是遭到國民黨軍官槍殺。

全場很感興趣地注視着戲劇底演出。

長沙警備部隊的戰鬥員們以及陪同劉伯承將軍到前線去的指揮員們，都聚精會神而且嚴肅地看着這個劇。同時與我坐在並排的劉將軍，戴着眼鏡也那樣聚精會神嚴肅地看着戲。圓圓的頭，灰白的頭髮剪得短短的，臉上帶着極其沈靜的神情，穿着黑色的、沒有任何標誌的地方行政工作人員的制服，與其說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最英勇善戰的將軍，不如說他更像大學中的一位老教授。當劇演完的時候，他告別了，並且微笑着說：

『我明天就要出發了。當南方戰爭結束後，請你到我們的部隊中來，假使你來得及的話；我們也很快要開始向重慶進攻了。』

他柔和地和我握了握手，便和他的夫人——他在漫長的戰爭歲月裏的一位永久的伴侶，和他一樣穿着樸實的黑制服——兩人一同走了。

二

我不由地回憶起更往前幾天的事情。

從北京到漢口的途中，我曾經過徐州。徐州這個地區之所以出名，就是因為一九四九年這裏發動了一次戰役，這次戰役在解放戰爭中，就其規模說，是最大的戰役之一，即使不是頂大的一次，即所謂淮海戰役。

在這一次戰役中，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和俘獲了蔣介石集中在華中防止他們渡江的主力部隊。

劉伯承將軍指揮的第二野戰軍，和陳毅將軍指揮的第三野戰軍協同作戰所贏得的輝煌勝利，實質上就預先確定了下一步的橫渡長江，以及佔領南京和上海的勝利。

在頒發淮海戰役（註一）紀念章的命令上，對這一戰役會作了如下的評價：『淮海戰役為關內（註二）南線空前勝利，是役……殲滅南線敵軍的主要力量與精銳兵團，活捉敵酋，……所有是役參加作戰人員，均應感到無上光榮。』在我到衡陽來的途中，曾經在徐州逗留了一整天。我們與譚前程同志——他是曾經在這裏參加這次戰役的某軍司

司令部作戰科科長——一同在一天內巡視了淮海大戰三個主要階段中第一個階段展開戰鬥的戰場。在這裏，由於劉伯承所指揮的戰士們英勇果敢的運動戰，把國民黨四個軍組成的一個大兵團包圍起來了。和被圍的兵團繼續了十二晝夜的戰鬥。

在作戰期間，戰場的上空，時常出現近百架的飛機，它們轟炸和掃射人民解放軍的部隊，並用降落傘向被包圍的兵團投擲彈藥和糧食。可是，無論這些辦法，無論是其他國民黨匪軍想與被包圍部隊會合的企圖，無論是被圍困部隊的突圍企圖，都是徒勞無功，在十二天的戰鬥結尾的時候，國民黨匪軍傷亡在十萬人以上，大部份做了俘虜。

爲了要更清楚地瞭解全部經過情形，我們下了火車，步行到一個大村莊；不久以前國民黨兵團司令部就設在這裏，圍繞着兵團的包圍圈，在被包圍的部隊全部投降以前的十二天當中，一天天縮小起來。

華中區內這一部份地帶的地形的特點是：一片平原帶有起伏不大的邱陵。這座村莊位於一個小邱陵上，四周環水，顯然是一條河流的幾條支流。國民黨匪軍在村莊的周圍築起了一道有許多碉堡的泥牆。除了這道牆外，還有第二道相當厚的、老舊的、粘土牆圍繞着村莊。

現在，在戰鬥以後，村莊已毀了一半。兩道牆已遭砲火摧毀。村中心的一家曾經駐過國民黨兵團司令部的商店，被毀得很厲害。院子裏到處零散着殘破的武器，射穿了的鋼盔，砲彈的碎片。到處都是砲火的斑痕。村莊附近，有一所地主的莊園，國民黨匪軍最後的兩個營曾在這裏頑守過，這座莊園已被夷爲平地了。

雖然已經過了好幾個月，可是村莊裏面和周圍的一切，都說明在這裏曾發生過一次很大的戰鬥。

在返回火車站的途中，譚前程同志和我並肩大踏步地在鄉間小路上走着，他談到那些保證人民解放軍在淮海戰役中獲得勝利的因素。他舉出了五個因素：

第一、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他還在戰鬥最初剛開始的時期，就正確地指示軍隊要作五個月的連續戰鬥，並且對他們提出了這樣的任務——不要讓國民黨軍隊的主力逃過長江。

第二、是軍隊首長們在各方面熟練的戰術領導，他們對於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估計。

第三、是授予中上級指揮人員以廣泛的主動性，使他們大膽地運用自己豐富的、各種戰鬥的經驗。

第四、就是軍隊民主化：除了嚴格的紀律以外，在指戰員之間還有一種民主的、兄弟般的關係。

最後，第五，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老百姓對於部隊真正全面的支援。

在戰鬥的進程中，提出了有關保證軍隊勝利完成戰役之全部必要條件的三個任務。其中第一個任務，就是保證軍隊的給養；這一點要靠後方，靠人民的幫助來解決。成千成萬的農民，克服了遠距離的困難，日夜從供給站挑運來了大米、麵粉和蔬菜及部隊所食用的一切東西。

其餘的兩個任務，是直接由戰場上解決的。部隊在戰場上以繳獲敵人的武器和彈藥來補給自己。同時，部隊在戰場上，就以向人民解放軍投誠的、和俘虜過來的國民黨士兵來補充自己的隊伍。因此，在浴血的淮海戰役以後，人民解放軍不僅補足了所有物質上和人員上的損失，而且增加了自己在人員及裝備方面對國民黨匪幫軍隊的優勢。

『在這裏順便談一談，』譚前程停住，指着漫延在小路左側的一片廣闊的田野說，『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的部隊，可以說是第一次用從國民黨匪軍手中繳獲來的美國坦克來攻打他們的。當這些坦克出現在戰場上的時候，國民黨守軍竟從戰壕裏爬出來迎接它們，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坦克是蔣介石答應過最後派來援救他們的。』

我們向車站走去。左右兩旁伸展着大部業經翻耕的田野，可是到處都散佈着無數的彈坑、戰壕、碉堡及交通壕的痕跡。

我注視着這一切，就想到，人民解放軍在這一年當中，是獲得了多麼鉅大的軍事勝利呵。

淮海戰役底勝利是在初春的時候。那時還不會渡江，還沒有打下上海和南京，蔣介石政府還設在它底常設首都；從廣州到前線還有幾千公里。而現在是秋天了。上海、南京、廣州都打下來了。除了沿海的幾塊不大的地方外，人民

解放軍的隊伍已經進軍到中國海底邊沿，而國民黨匪幫手中却只剩下了西南幾省。中國大陸境內的最後的總攻，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了，而在另外某些地方呢，也正在開始着。

即將完成的這一次進攻的範圍，人民解放軍這次作戰的空前未有的規模，到處都可以深切地感覺到。

我們在湖南省會長沙就已經感覺到這一點，那裏在一條建築在古老的城牆上、高出於稻田的公路上，停放着一列用整批樹枝偽裝起來的，拖着大砲的卡車隊。

在那條遭受戰爭猛烈破壞的長（沙）衡（陽）公路上，也不能不令人感覺這一點；十一月七日我們自早到晚，在這條公路上乘車走了一整天。沿着公路及其兩側，向南蜿蜒着無數國民黨匪幫的俘虜，他們都穿着單薄的、草黃色的布軍裝，戴着勉強可以遮雨的大斗笠；有的簡直把一束束的稻草，緊緊縛住了上端像一把扇子一樣蓋在頭上，一直拖到腰際。這些俘虜都是被釋放回家去的。卡車隆隆地響着，大砲拖車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跳動着，架橋部隊的車子又像救火車一樣軋軋地趕過了他們。

十一月七日中午，我們到達湘潭城附近，乘着一隻大渡船渡過了平靜而寬闊的湘江，它很像我們的奧卡河中流萊贊附近的一段。

湘潭是湖南省的一個縣城，毛澤東曾在這座縣城裏讀過書，並在這裏開始他的革命活動。距離此間約十五公里的一個村莊，便是他在五十六年前誕生的地方。

當我們的汽車在渡船上微微地搖晃着的時候，那些在河面斜坡上等待依次擺渡的軍用卡車都不耐煩地嘟嘟地叫起來了，我這時回想起幾天以前，毛澤東同志會穩健地、安祥地向幾位會聚在他那裏的同志講述現在正在開始的這一次進攻。他一手執着一本不大的中國分省地圖，翻開來，找到了廣西省圖，並用鉛筆在圖上畫了三條短線，指示出應當怎樣調動軍隊進行包圍運動：一支自廣東沿着中國南海沿岸，從東往西；另一支從北向南，再轉向東南，切斷國民黨匪軍逃往越南邊境的去路；正面的運動，是從東北到西南，從長沙、衡陽向廣西省會桂林推進。

「好，然後，」他翻過了這一頁，又翻開了其他幾省的地圖說：「我們將要佔領重慶、成都、昆明。」

他按着這樣順序列舉出了這幾個城市，以後就是按照他所提出的順序一一佔領的。

他非常安靜而簡潔地講述着這一切，顯然他認為問題已講解得很詳盡以後，便合上了地圖，把它放回到桌子上。當我橫渡湘江想起了這件事時，不由地想到這一次未來的進攻，也不由地想到這一次進攻將如何展開。但不只是想到這些。我不由地想到中國革命史上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一個地點的名稱，井崗山的名稱，這個地方位於湖南省東南部，離這裏，離湘潭不過數百華里。

二十多年以前，毛澤東所指揮的部隊與朱德所指揮的部隊曾在這個地區第一次會師。兩個團，總共只有幾千人，這就是共產黨的初期的軍隊，他們從那時起，二十年來一刻也沒有放下手中的武器。

這是怎樣的一種力量，怎樣的一種堅定性，尤其是怎樣的一種忠誠為人民利益服務的精神！而其成果就是這樣一條偉大而高貴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從那剛剛還自稱為中國獨裁者蔣介石的軍隊所重重包圍的兩個團，直到成為一支偉大的軍隊；而這支軍隊正在從國民黨匪幫手中解放祖國領土的最後的幾塊邊遠地區。這些國民黨匪幫是美帝國主義的殘暴、貪婪、無能的奴僕，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史上所僅見的最殘暴、最貪婪而又最無能的資本家走狗。

……十一月七日深夜十二時。我坐在衡陽城內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的一間小屋裏，從莫斯科到這裏，假使途中不耽擱的話，要經過十六天的路程。離開祖國這樣遙遠，就難以使自己不想念莫斯科，尤其是在十一月七日這樣的日子，不想念莫斯科，完全是不可能的。

現在在莫斯科只不過是傍晚六點鐘。莫斯科的人們在遊行以後回到家裏，現在正在舉起第一杯酒來為斯大林、為偉大的十月革命三十二週年而乾杯。

在這裏，在中國，你會特別強烈地認識到偉大的十月革命底全世界歷史的意義；認識到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在全世界革命運動底高漲中所起了的那種無可倫比的作用。